

第百廿一號

廣告

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費大洋三角封面加倍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大 喜 香 烟

諸君不信
請即試



應消瘰丸

內服不爲功此丸係饒嗣
山人所秘傳無論廣癰成
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湯洗
潰雪漸消潰退三日見效
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
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萬
豐里四弄一家正威聚廠
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藥
興里一百八十五號義社

對口菌

聖世苗

而自詡性命新三思之

上海法界八仙橋新普善堂

安里一號時雨藥房瑤珍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真面目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名醫
義
久咳丸

父子大藥房
上海三馬路
總發行所
半打洋一元
每打洋一元
石路口
氏崔
盧香辨
興

目	價	要	概	治	主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每打	每小瓶	血質	血質	恆性	恆性

上海民生傘
商標

民生傘 華商造
物料精 製造巧
其價廉 其貨好
能遮雨 能禦日
吾同胞 曷購用
合羣力 共提倡
各大洋貨號均
有出售

藥瘡

十館畢馬經加款半不收復三定此乾黃天
號對玉路售一由價好藥發日將藥瘡水泡
門芳西處郵郵外還本包可內擦濕瘡瘡
貴上藥臨埠洋意愈服之瘡瘡腫
百新興通寄面賣一每不四上止等價
八施里五用費購病元人再探瘡以瘡

樂業社謹啓

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
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
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
兌白金鑲砂自煉白金零
兌還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
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
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
七號

司公限有精益

電 三八九五

精益公司鑒

光學精深

冬春爐製圖

釐集一號執照

種科學名

配光均極準確早

蒙社各界稱

許陳前得巴拿馬

萬國博覽會及

大賽會金銀牌

外漢承當代傳人

倡足居頭金獎提

侶兄是本公司在

則其寶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 每打洋十四元



腎弱之
朕毛宜
速治腎
此丸專
治腎弱
所致各
病如腰
背痛腎
筋痛膀
胱炎水
腫小便
有石小
便頻數
小便短
少等風
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謂上壽有短之者，皆不能以獨某坤位，最得九陣風之神采。九陣風以崇
日申花旦，申小生串所見，串戲二花，已萬能矣。不知何時，又學得此
柳子戲，爲該評劇家所見，該評劇家之眼福，真莫不淺。

狀元郎於某報，刊其致某花旦書，左一小友，右一小友，讀者皆以爲肉腐
骨不壞，雖身十幾萬千橫汗毛，都爲此戲擲過公姑婆矣。前日居然結東
後，一不識字人，閱熟觀評某花旦書，大呼擲過公姑婆，以狀元郎自誇爲
心人，且爲狀元自稱爲解狀元之意者。狀元圖報所稱之天仙化人，使
人竟敢與之異過不二推狀元郎欲求其嘉然之素心人，早嫁與一小
二先生，且自承爲小馬二先生。狀元郎所謂嘉然之地，即其素心人與
馬二先生，日共朝夕之地，小馬二先生如此，不知狀元郎以爲罪過否，然
人不知之狀元郎，忽奪他人日共朝夕之素心人，來作自己日共朝夕之素
心人，以爲罪過否，或曰，狀元郎以上皇帝之尊，無事不爲，此區區者
于其少所見而多怪也。狀元郎，即花旦，歸生戲，不似，換帖紙，不似，
姻戲，不似，而書中又稱之爲弟，同映小友，殆福進人之所謂之契弟戲，
最新出版之雜誌，有一筆記述，姑虐媳事，敘其排戲抱病不能支時，謂
「爲動」此媳之來頭真不小，而姑竟敢虐之，殺其一排旗幟唱之學生，
胆大矣。

還惹這孩子不無災難。長命百歲的嗎？去年有一班青年學生，欺他是小孩子，苦苦的來誑他，議論他不肯學好，引得這孩子的保母老母，像要拚命的、同人家鬧天潑地價罵我，我勸你這做保母的，也不必同他們生氣，再過幾年，那一家班青年學生上了年紀有了閱歷一般的去做大官，發大財，起洋房娶太太。我們這孩子，那時候倒好也有點知識了，讓他反過來去，向他們質問看他們拿甚麼臉來見他，拿甚麼話來答覆他，他認「好孩子」你今年不過才是一周年的紀念，我也沒有甚麼慶祝你，編這幾句頑話兒，便充做紅頭繩子穿的二百文，給你買兩齣麵去吃吃酒。

易家鉞的懺悔錄書後

(翁丹)

古人說：『詩言志』，心裏想甚麼，必得嘴裏也說甚麼。舊日的女子，諸如『女孽真識』這一類的话，已經深印在他的腦筋裏了，你教他充時髦，也學着說兩句『解放』與『自由』的話，一定不能氣盛言直，的少年女子，他本來沒有音節的話，『志』就是心理，現在面孔裡，叫得高高的了。『詩』，從前的人，吟現在的入說話，那裏說得好呢？若是現在人，要說從前人的心理，頂高的，到了代理實立會，也不過是個八股文，那裏能說得不差呢？所以現在人做的新體詩，就揭李白杜甫晝明活；他也是不懂，因現有的心理，李杜既未受過完全教育，他如何會明白呢？現在的人，如果再要

九師盤紐漆金幣。漢代梁王定孝王。當此義同天子制。形圓體巨不尋常。梁王璽。鑲金九師紐。二大圓環抱面而立。七小師鑲差其間。闊徑二寸餘。高逾三寸。文曰梁王之璽。按漢

王也。形圓者。別於天子也。紐用九師。亦崇也。璽文鑲字左偏。有長字。方懸其常是孝王歿後收沒時所鑄者。或疑其當係平鑄爲疑者。不知周禮之幣既錫以珠玉。當時制作謹嚴可知。豈若將軍私印。情弊者所可比擬。其官私印。情弊者有之。印體既小。智不見其平矣。漢印無巨者。此璽文王而資錢。略魯之閭銘。師紐雕鏤之神巧。尤非後代所能作也。(增見上方)

後勝沈亦與之以救長元

三月三日是本報一週年的紀念日子，我們余毅民先生來電，囑託我一點小說子，替這一週年的紀念，點綴點綴，因為接來太遲，路又遠，實在趕不及來這個喜兒，掙杯毒酒兒！只好過後說些好話替我們這週年的紀念報，補個醜禮了。我想社會上為甚有這紀念呢？不過因為年三百六十日忽忽的完了，重新又過起一年三百六十日的開始，這一年三百六十日中間，不會出其父子，所以在這個當兒，不能不替他做紀念，譬如一個人活在世上，每年到了他誕生這一天，都要熱鬧熱鬧，一歲生的紀念，彷彿是意思，然則本報誕生幾有一年，論他的歲數，纔有一歲，的紀念，這個是人家小孩子抓週，至於這孩子將來長得大，長不還不能預料，即使長大了，還是不好，還是是，也不能預料，人家小孩子週，將來是要擺出許多物事，雖那小孩子去抓甚麼，就在這抓的物事上，說說他的好話，本報又不曾生有甚麼白如狐的小子，你叫他抓甚麼，哈哈，這個倒不消替他多慮，講生理學的，第一要研究遺傳性質，報既然隨神州日報而送，神州日報當然算得他的義父，這義父的名聲，向來不錯，余毅民便是他的阿媽，這個阿媽，更文明得多了，想必他保他媽家務忙不過，所以把他送來的老母保他個兒喂養，既有老母做，保他，又聘請了一班教員去教導他，雲蒸雷轟，鰲鰲通今，，胡適之強他做新詩，周瘦鰲引他譯新小說，要唱戲就有評戲的馬二，要嫖妓又有評妓的，立老，其餘的運名人，士各出所長，各投所好，悉心竭力，輔佐這孩子，他呢，我就用這一兩家客司的鏡子，照他的肺腸，察他的行動，你

從前做的詩，直接斥典，和開陳賡句，據在下看來，親擬在令符是絕望。老先生的一塊東風西雨塊北的集內，好像也不出高下，自然是他爸爸一個大大的動腦了。他爸爸現在忽然運氣好，易少先生將舊體詩一不做，豈不是讓他爸爸獨自成名了嗎？可是易少先生做新詩，也有討價宜的地方，譬如梅蘭芳、色藝絕倫樣樣第一，可憐他做小孩子時，北京還沒有普及的學堂，又不懂而謬語之，局事囑咐忙得慌，到後來識文字，總算是一個補習了。易少先生做的梅蘭芳歌，雖然取了第一名狀元，但是典故多，恐怕梅蘭芳看見，已經蹙蹙眉，把他的好詩，當做舊體詩記的崑曲脚本了。要是現在易少先生再做一篇新體詩去恭維他，他也不過與皮黃說白一樣，自然也就容易囉嗦！這不是舊體詩，不如新詩的效驗呢。但是易少先生，他說受過他老子的騙，果然是受的不少，要緊是耶和華成就是他一個新中國的太大大詩家，他能够自己覺悟呢。他不要自己覺悟，他不是還要說做詩還要學父親嗎？兒子全學父親，古人眼裏，自己覺悟，他不過是個新詩，他受過他老子的騙，果然是受的不少，要緊是耶和華成就是他一個新中國的太大大詩家，他能够自己覺悟呢。他不要自己覺悟，他不是還要說做詩還要學父親嗎？兒子全學父親，古人眼裏，看起來叫做「象賢」，若從現在人的眼光看起來，簡直是不能進化，不能進步。但是詩不應該學父親，一切學問，又加一個該學過去時代的父親呢？老先生在詩集中，一時無敵，好像已加了一個個象賢，那該推誰呢？「詩經」的，就是這位少先生革命的命，這真是中國進化的一點動機了。咸同年的，梁自珍的詩文，也算刮刮叫。那晚的他死後，他兒子梁啟超，代他，訂詩文集，遇到字句，不合他的心理，立刻拿筆刪改，刪改已畢，又用界尺，拍着邊子，大呼道：「梁自珍，你這個應該改幾十手心。」

制王雖金甌，皆寸許方，略大於官印，惟孝王享天子儀，爲漢一代無，故其制亦特殊，體巨者，尊於別去念金，倚虹一轍，乃不得與仁共之，大慨然也。但是日樓有暑暉，羅袂喧天，亦殊不爲樂，獨條子有者，其耳君之笑，靜述及前此（此乃指某君之笑，而應媚媚之近來）大率喜舊厭新美，而惡莊方嚴者，於此區區，又復何說，某見之幸，愈謂下走爲綠衣說客，某君秦樓色慾，略似前年之月兒，某君有西塘，略似前年之月兒，某君然樂宅，大有自讀不厭之想，知人求爲，爲不虛也，僕去歲上二年，

諸所諸
代後所無也。

古玉之最難得者、制作精嚴、雅三
觀之、則五色通明、俗謂之銅古青、
不斲耳、而鑲紅粉、色若琥珀、

偶有流連、轉成過客、獨亦得六年前
泛泛交、相與作客氣話、靜言思之、
不無意味、長車返所居、倦極、今日
晨起、率此二紙、與故人打皮謔、聊
以自娛、(下路)

三日一人

伊永齡氏

光明磊落

天曉

天曉

第七回

這夜禍移花接木
盜殺醜郎樹石根

張敬只是長吁短嘆，想思小玉子。那裏睡得沈穩，翻來覆去，一直待到天將明亮，口裏不住的說道：「苦了這妮子！」苦了這妮子的！官氏也不曾睡着，聽見張敬說着這話，她又親自會到己身上，一猛發覺張敬是捨不得他益發發瘋癲，哭個不住。張敬再也忍耐不得，早一翻身咕咚一聲，從門下床，穿好衣服，也不盥洗，徑起身聽見張敬這樣狂悖，互相在背地裏說，張敬也不理會。他半夜也似的奔入花園，也知道阿牛睡在北園側首一個耳房裏，連忙跳得進去，阿牛剛睡得好，驚住半張臉在他身上連搖帶打，將他喚醒。阿牛揉一揉眼，只見是自家爹爺起來，埋怨說道：『少爺你好有意，趁着頭給你吃了我呢？吃了着也罷了，只是可憐玉姑娘。』張敬聽到這裏，頓腳急道：『你誤！玉姑娘昨方可到我那書房不曾，阿牛不消說，若是玉姑娘果然不會來，倒冷笑道：『好少爺，這一來，你可莫想玉姑娘再同你要好了。』

雙法一個，身軀造地像皮鞋，穿著雙法國式的高跟皮鞋，皮鞋裏的橫板格支支價價（這鄉都酒樓樣板，何幸而得法元頭鞋料來，可謂三生之幸，酒保一兀頭跳起來，只見那人頭上一頂通草帽，身上法蘭絨衫袴，嶄新嶄整，通袖邊還綴幾根金線銀鏡，嵌寶戒子，手裏還握打狗棒兒，不覺驀了一跳，倒是在上海馬路上見的那三道頭西廝，怔怔的看看，看到後面的人不覺滿面而深花，彎腰曲背的走上前來叫了聲孫老爺，便忙着抽出腰裏那塊抹布來，抹着沒下水褂的腰裏不分的抹布去，抹得汗頭滴，擦着桌子，一聲

春江花現 (七)

袁氏

上節所說的園魏魏趙，烘雲托月這兩樁法則，算是對付陌生客掌的妙法，但是除掉了這兩樁外，還有一個反問計，譬如從北京來，知道北京有個某姑娘，同這裏的某姑娘是姊姪要好，那麼你就去叫某姑娘，見了面，就說某家托我帶個口信在此，問問你，那姑娘聽了這句口，自然也就

說着一齊坐下，只見那中年婦人，秋霜目目光如炬，濃濃的兩撇黑點點，五短身材，穿件寬袖衫，也不見皺皺着，却向那西廝少年說道：『明，什麼虎兒是知道的，那年在上海，上崗士區的是當兒，天天帶了孫，跑上山去，還穿着草鞋，多難走了，如今婦老林某，饒過數年，筋肉都軟了，說着呵呵大笑。』以上敘三狀貌言笑，差錯不出，可謂文無二平。看官且住，待在下把這三個姓氏來應先表一番。（未完）

身上哩，若然你去登了這先生報，論說好說壞，千萬不可以把這迴避寄去，因為面子關係，若是說好話，該諷防將來有不好的日子，若說壞話，更不必說，從未聽見的說，這還該激激的，況且你不去寄給好的客人，他們自然也會知道，不勞你費，所以老白自的客人，儘管同小我往來，在窩子裏，他總不肯說一句寄給不好，非但不承認同報界有關係，並且要問你，不要同報界有關係。

●調頭 ●接場 ●改名

上海的窰子，一年四調頭，三換年節一調，端午一調，中秋一調至一調，不過冬至這一調，不十件事做的，紅信人也不會在一節後調的，所以一年祇有三調頭。

字叫笑春，十八進場，
 ▲小花園又一弄，如雲蘭的阿姊十
 里紅，曾經嫁過人的了，現在又出馬
 了，仍舊在原處原名，以昭老牌，十
 五進場，
 ▲督一樂張寶寶，調福裕里二弄，改
 名洪第，十七進場，寶寶房裏一般傷
 部，在老地方包一個小孩子，改名客

又是花飛雪。酒杯那時當年疎紅欄。鵲飛陽過。惆悵不似當年。世事白雲蒼狗。人情曉露輕烟。那堪殘臘事。相見不如不見。此身飄飄心願。即曾雲散風流。些些影響。老眼頭。喚醒夢到時候。曉雨寒凝。晚鐘風過。樓荒唐。一簫小歇。總是不能回首。

淘，因為堂裏的人最恨是小報主筆。如果正經客人說了一句督報，他們像囚犯上斷頭台似的，無論怎樣，沒日不哀求謝免的。若然一上手，就知道你同小報主筆同淘的，他們早就存了一條這客人是刮皮及不足的心。若然登了報，客人不足架，不足嫁，一味拍鑿動作唔，即使你說登報，他們意謂，是你的老法子，沒甚奇罕。

的，更不得了，一張報起碼賣一角洋，並且這個去了，那個又來，當真沒小報，這點子上也有關係。

（未完）

我之在事

（癡）

▲日新里張素雲老三，忽然嫁

▲日新里張素雲老三、忽然嫁與四

「福祥三釵珠，調福裕里，十六進場，改名香娥。」又『汪飾周公』：「關」綉「關」，聲齊雜詩」第一首第三句：「雲紋虎首

了、這時正值初伏、赤日當空、萬雲、那酒樓上沿窗幾株柳樹兒、